







原件短缺

P1-P10







數多營造事簡彼匠人繫後日久盤費日缺  
每晚工罷紛然丐食於途此其致盜之由一  
也為今之計臣愚以為南京

太廟既完其餘土木之功俱各可緩其江西福建  
等處民匠合無着令每歲挨次而來如今歲  
江西則明年福建又明年湖廣如此則公無  
廢事之失民無羈役之苦而盜賊可弭矣又  
如南京太常光祿二寺厨役及戶下餘丁除  
供應祭祀打掃等項外及有貼班跟官名色  
差遣不一居家之日恒少在官之日恒多由  
是生業荒疎人情嗟怨此其致盜之由二也

為今之計臣以為二寺厨後戶下丁多者合  
無免其一丁以事生業其單丁者合無免其  
貼班以蘇民困如此則民業有常衣食無缺  
而盜賊可弭矣又如坊里買辦內而應天等  
府外而山東等處凡有使客往來或餽送禮  
物或科歛銀兩歲月既久相習成風况以諸  
路兩賜愆期官吏貪墨此其致盜之由三也  
為今之計臣以為今後如有使客經過去處  
除本等應付脚力外其餘但有科歛民財買  
辦禮物餽送者其巡街巡按監察御史就便  
指實奏



開若御史知而不奏者坐不稱職如此庶民財不匱而盜賊可弭矣又南京係

朝廷根本重地軍民百萬填實其中苟非商旅通行則財物不給今南京上新河近年以來復因舊例設立收鈔官廳凡有客商往來不問本利厚薄貨物多寡俱要量船納鈔似失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之意於是客商躲避往往泊船江口上下不肯進入由是城中百物高貴軍民貧窘此其致盜之由四也為今之計臣以為凡客商往來除異言異服私鹽私貨必加禁察外其餘大小船隻合無暫且停

免納鈔之例姑俟豐稔之年再行設立如此則民財可阜而盜賊可弭矣又如四民之中農業最苦今為農者既有里長甲首之名又有養馬當站之役秋糧夏稅產去尤徵守淺看倉月無虛日此其致盜之由五也為今之計臣以為農民差役固難悉免至於北河一路設立淺鋪不下八九十處人夫共有千百餘名農業拋荒晝夜看守每遇天陰月黑安能保其不為行劫之人今後合無遇有流沙地面照舊設立淺鋪其餘但須植立標竿一枝於水淺去處使糧船往來所向避可也如



此庶民困可舒而盜賊可弭矣又如南京戶  
工二部每遇各處解納官物到部本部為因  
解戶過違限期或罰其銅錢指為公用或罰  
其木植名為脩理由是解戶多所借貸益見  
貧窘此其致盜之由六也為今之計臣以為  
解人違限律有常條違限日久者本部合無  
照例送問違限日淺者本部就便量情發落  
不許重罰人難如此則民怨可消而盜賊可  
弭矣凡此皆弭盜之本也不悞其本徒恃其  
末臣未見其可也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將臣所言事理會官計議儻有可采乞  
勅都察院出榜通行禁約如此將見官司知警  
而剝削之患不生民庶獲安而太平之風可  
望其盜賊將不禁而自息矣緣係陳言弭盜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南京吏等科給事中臣童軒等謹

奏為糾劾事嘗謂居官以廉敬為本而偷安縱  
逸者罪不可逃率屬以公正為先而容惡長  
汚者法所難宥此

國家之舊典實天下之至公也切照南京戶部



尚書張鳳麓知章句濫出甲科才同案稅之  
長量實斗筲之小叨膺

天寵

陟清班而位列六曹幸際明時食厚祿而官

聯八座為本官者自合駑駘効力期少補於  
涓埃顧乃猫鼠同眠實有虧於大體處事則  
偏執已見文過則不恤人言凡遇屬官到任  
必張筵高會聚樂土誼笑於後堂每有文書  
送司則坐視旁觀縱官吏通同於了部虛受  
朝廷之

勅諫官竊祿而累月不見下倉冒居邦教之司  
委劇填禁而終歲不知立法由是各倉收糧

官員主事霍祐張銘王仕得金鼎等大肆奸  
貪全無顧籍巧立放飾名色因而漁奪夫錢  
指言探米緣由必欲誅求銀兩出外則軍丁  
斗級搗訶於後先到倉則經歷官攢親昵於  
左右賄賂倚官為市貪饕罔利肥家錢穀被  
其隱瞞難以會計糧里苦其剝削莫敢誰何  
以致近日事迹敗露各官俱已械繫赴京而  
張鳳猶且視若泛常恬不知警臣等切詳尚  
書為各司之表率表不直其影何自而端總  
督乃部屬之綱維綱不振則目無從而舉今  
張鳳既乏兼總之才又茂防閑之畧惟知逸



樂為身謀之所急而不思錢糧乃

國計之所關上負

朝廷委托之心下貽人民剝削之害此皆由表率非人綱維失道故也如蒙

准奏乞將張鳳罷歸田里別選廉明公正大臣一員前來掌理部事如此庶使貪夫知警而名器不渝公論獲伸而

國法益重緣張鳳係在京堂上官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戶科給事中臣童軒謹

奏為陳言治道事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日萬幾然其要不過先本後末而已何謂本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五者是也何謂末簿書刑名是也夫隆聖德者平天下之本也用賢才者圖治功之本也納忠諫者達下情之本也愛小民者祈天命之本也謹邊備者禦戎狄之本也本既立則萬幾之繁可不勞而自理所謂治天下之要道也不探其本徒恃其末雖日旰食宵衣臣未見其可也故先儒有曰本盛則其末自舉臣待罪言



官不敢緘默謹以所聞五者之要逐一開坐  
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一曰隆聖德臣聞聖人位天下之上必有首  
天下之德所謂首天下之德者非謂其聰  
明之無所不知才智之無所不能也蓋以  
其道已至而望之猶若未至德而純而視  
之猶若未純兢兢業業不敢怠遑汲汲孳  
孳不自滿假知逸樂之害性也思以戒之  
知聲色之敗度也思以遠之知正直之輔

德也思以舉之知回邪之蔽善也思以去  
之至於賞必有勸思以慎之罰必有懲思  
以省之由是視聽言動必循乎理好惡用  
舍不違乎天而是之謂德首天下矣欽惟  
皇上聖由天錫德與日新曩在青宮仁孝之聲固  
已洋溢中外逮夫

嗣登大寶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用人聽言一本  
乎理其於戒逸樂遠聲色舉正去邪賞善  
罰惡之道固皆

尊所聞而行所知矣雖然臣聞泰山不自以為  
高而天下之山莫能同其尊滄海不自以



為深而天下之水莫能同其量聖人不自  
以為聖而天下之人莫能擬其德故易曰  
天道下濟而光明此之謂也臣伏願

皇上萬幾之暇時引內翰儒臣講求

祖宗以來聖謨洪範及古先哲王所以脩身所以  
用人所以賞有功所以罰有罪之旨類次  
成編以著

大明之一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如  
是則動與天會靜與理俱

神功峻德揆百聖而同符禮樂文章放四海而  
皆準矣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二曰用賢才臣聞上天生才所以為用世之  
器然器之所用而各有所長如舟楫之濟  
不通可以用於江河弧矢之威天下可以  
用於武事苟非其長而用之則為棄材矣  
賢才用世何異於此故君子可大受者不  
可以小知優於趙魏老者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也然用之固難而知之尤為不易深  
情厚貌無以測其機令色巧言罔以辯其  
偽由是忠邪並進瘵智混淆今欲用之各  
稱其任不亦難乎雖然知人非難而知之



有其方用人非難而用之有其要周書有  
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又曰稱匪其人惟  
爾不任是古之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為今之計乞

勅在廷三品以上大臣每歲各舉一人以備方  
面官員之用設有不稱即嚴退黜其犯私  
罪者舉主連坐至於

朝廷陞用大臣亦乞

宣詔在廷三品以上大臣於

便殿前各舉一人以對仍

勅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隨

侍左右敢有徇私濫舉者即令劾奏等問以為  
大臣欺蔽之戒如此是即古者爵人於朝  
與士共之之意也如蒙

准言將見上下咸稱其任中外皆得其人無有  
用而非所當用者矣

三曰納忠諫臣聞言官之設所以決耳目之  
壅蔽議政事之得失察百官之賢否達民  
情之休戚非徒取其充位備員而已也古  
之聖帝明王有見于此乃置諫鼓立謗木  
使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百工執  
藝事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其所以如



此者蓋君不自聖而有受諫之心臣不恃君之聖而忘進諫之道故虞舜聖君也益猶戒之曰罔游于逸罔滌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周武明王也召公作書以戒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以故當時萬邦咸寧六服承德遂能成虞周泰和之治者良以此也欽惟

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弘大有為之治臨御之初即減省中外之供屏除耳目之玩法

初憲天虛心圖治誠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矣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有以知

皇上是心即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拜手稽首為天下賀乎然臣聞之君明則臣忠主聖則臣直今

皇上英明仁聖如此而臣下焉有不忠不直者乎臣竊見比年以來上封事者多以直言獲罪於是臺諫之官莫不以言為諱甚非所



以決壅蔽議得失察賢否達休戚之道也且  
朝廷建官之意官守言責實為二途官守者以  
官為守如錢穀刑名之吏是也言責者以  
言為責如臺諫之官是也設臺諫之官而  
使之不得其言亦由典錢穀者弛其出納  
之任掌刑名者廢其科斷之職可乎如蒙  
准言今後凡有上書陳言果能敷陳治道有合  
聖意者乞厚加賞勸以旌謇諤之臣必如漢文帝  
嘉納賈山之言是也其或所言乖謬有瀆  
聖聽者亦必曲加  
寬貸以廣諫諍之路必如唐太宗不罪皇甫德

參是也如此將見人人盡言庶雍蔽之患  
可決得失之政可議賢否之人可知休戚  
之情可達而言官亦不虛設矣

四曰愛小民臣聞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蓋天之於民至理通達而未嘗有  
彼此之間也故人君之奉天者必以惠民  
為先是故堯之不虐無告舜之食哉惟時  
文王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率此道也欽惟  
皇上敬天勤民法古為治乃者  
即位之初節該欽奉



詔書有曰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巡按  
官員踏勘明白具奏者悉與除豁又曰各處  
民間納糧田地水衝沙壅不堪耕種曾經奏  
告者所在官司勘實悉與分豁欽此此  
皇上一念之仁實與

上天生民之心流通無間而千萬載

社稷生靈之禍端在是矣雖然臣聞之

上天生民不能自治而必付之君人君代天不能  
獨理而必任之臣今之分養民之任者實  
在戶部然居是任者往往過慮

國計虧損其於諸處有以水旱災傷奏者雖經

詔書宥免猶類勘合重徵或曰收成已畢難准  
行勘或曰各處減免數多難准作災惟於  
增羨之能不恤顛連之苦殊不知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民貧則國貧民富則國富故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不足唐太宗亦曰務蓄積而不恤人甚  
非國家之計是又言國計之重實在於民  
也如蒙乞

勅該部通查諸處有以水旱災傷及田地淹沒  
奏者但是曾經巡撫巡按等官踏勘明白  
即便照依



詔書事例類行本布政司就與分豁如此則  
聖澤不壅於下行民心自固於永久矣

五曰謹邊備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聖  
人馭世之良圖也夫安不忘危則危者可  
安治不忘亂則亂者可治故書曰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誠以銷患於未萌者易  
為功而祛禍於已形者難致力也方

今天下雖號隆盛然而廣盜賊哨聚成群北虜伺  
奴往來窺伺此正今日之不可少忘者也  
夫以今天下城池之鞏固士馬之精強儲  
蓄之衆多器仗之堅利論者必曰以此衆

守何兩廣之足憂以此衆擊何北虜之足  
畏此皆不思者也殊不知天下之士莫不  
起於怠忽譬操舟於平川者恃其帆檣之  
堅篙楫之利固自為無患也卒然驚濤駭  
浪起於不測而能保其無事者亦幸矣抑  
臣聞之萬斛之舟懸於數尺之柁三軍之  
命係於一將之材今沿邊諸將所謂靜深  
善謀者有矣所謂持重能勇者有矣所謂  
膏紈子弟智勇無聞者亦有之矣至於沿  
邊士卒又多官吏坐事及偷竊犯罪之人  
其人雖籍軍營素非土著身不諳坐作進



退之方目不截郭由行車之勢有力者率  
多買閑無錢者相繼逃匿夫以智勇無聞  
之將率此慵頑不練之兵而欲望其戰守  
成功難矣此臣所以不能無憂也蓋

朝廷養兵務在實用今此輩歲賞布花月費糧  
米一經

赦宥輒復放還是以有限之錢糧養此無用之  
士伍此其可憂者一也臣又聞各邊守將  
凡遇有警則皆坐擁重兵不相應援問之  
則曰信地不敢離也以故正統十四年間  
致被賊虜深入鈔掠頭畜驅劫男婦是皆

不相應援之弊此其有可憂者二也臣又  
聞陝西諸郡比年以來水旱為災軍民缺  
食甚至父鬻其子夫貨其妻凍餒轉於溝  
壑呻吟載於路途萬一邊報飛塵師行就  
道加以輓輸之苦供費之繁則人必不堪  
其命矣此其有可憂者三也為今之計臣  
愚以為外攘者必貴乎內修防邊者莫先  
乎擇將今兵部擇將惟是耳目所及以故  
得人有限臣伏乞

朝廷特降

詔書告諭中外凡文武官員人等中間但有志



謀超衆武藝絕倫明習戰事諳曉夷情者  
不拘閎闊世胄不限山林行伍並許

上書自陳該部試其上者舉為大將次者用為  
偏裨由是專之以闡外之寄授之以廟筭  
之成將見其人料敵制勝選士練兵必能  
如趙充國之在金城西羗坐困如李牧之  
在鴈門北虜遁走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矣  
若夫寇兵潛入一路有警其邊關隣近者  
則令其皆出輕騎以應之設伏據險蓄銳  
待勞或衝擊其旁或掩襲其後使彼進不  
得攻退不得避必大潰而不敢深入矣蓋

在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是應援  
之兵即所謂以奇勝也至若陝西缺食是  
亦當今急務臣愚以為今後文職官吏人  
等有犯贓罪例該克軍為民者乞送戶部  
詳其罪犯輕重定以米數多寡悉令運至  
陝西邊倉上納差人押送取獲實收到部  
然後放免寧家如此則

朝廷無虛養之兵而邊儲有克羨之備矣臣本  
庸迂不識

國家重務然臣叨官  
近侍無以圖報



國恩爰陳一得之愚上瀆

九重之

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臣昧死謹言

天順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朕覽童軒所言都有理修德用人納諫朕當自勉其餘可行的該衙門便行欽此

戶科給事中臣童軒等謹

題為漕運糧儲事臣等竊聞

國計之盈虧必本於漕運之通塞漕運之通塞實由於水路之廢興蓋水利興則漕運可通

而國計可足苟或水失其利則通漕且不可得况望國計之足哉臣等竊照天順六年分南京并直隸浙江等處衛所漕運糧船在途遷延日久或稱天時亢旱而河道淺汙或稱山水汎漲而隄防衝決直至九十月間方纔到於滄州直沽天津等處國所交納臣等竊聞管子有云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憂色今各處漕運糧船經歲糜月方抵京師其國計之積亦有可憂矣臣等思惟其弊有二昔耿壽昌歲漕關中

以給京師未聞河塞而阻遲也劉晏轉漕江



南利增數倍未聞隄決而留滯也今照南北直隸并山東等處俱有

欽差監察御史及郎中主事等官專務巡管河閘淮安要害之地又設總兵都督等官專理饋運糧儲而

朝廷良法美意可謂精且備矣然各官者遭時亢旱罔思疏通瀕瀆之方遇水奔衝不知隄防殺導之術此其弊由於官非其人故也及照南京一切供應物件俱撥馬快船隻裝載有馬船一隻止裝盈甲數十件快船一隻止載物件數百斤其各船小甲人等往往夾帶

茶鹽私貨填溢其中順搭僧道軍民充滿于上河道為之擠塞閘水為之走放此其弊由於官船衆多故也坐此二者糧船不能順進軍士苦於轉輸內將官糧私通盜賣者有之捏稱風水損壞船隻者有之奸弊多端難以枚舉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會議別推文武庶幹大臣各一員前去淮安總理其巡河管閘官員亦擇諳曉水利者為之俟考滿之日視其漕運通塞以為殿最差等仍



勅南京內外守備重臣及南京兵部凡遇差撥船隻務委的當官員眼同裝載要使輕重適宜不許徇情泛撥及縱容小甲人等夾帶私貨順搭人口等項違者許令巡河管閘官員指陳實迹叅奏拏問如此庶官得其人河無壅塞水利可興漕運可通而

國計可足矣緣係漕運糧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欽差戶科都給事中臣童軒謹

題為撫安盜賊事臣欽奉

勅諭差至四川撫勦盜賊除會同

欽差鎮守四川兼鎮守行都司都知監右少監

閻禮等親詣賊巢宣布

朝廷

恩威將安岳縣賊首楊瓚等俱已擒斬德陽縣

賊首趙鐸等俱已招撫復業已經節次具

題外臣切詳前項盜賊犬豕存心叛服不一兼

以讐人怨家思報復於前汙吏貪官日侵漁

於後雖稱復業安能保其久而不變乎臣欽遵

勅內事理行令有司加意撫恤不許諸人生事







初勝亭文集 卷三十一  
害有司不才官吏通同里書人等往往賣  
富差貧移輕就重由是民業凋弊盜賊日  
生臣訪得四川布政司先年奉例取造賦  
後文冊在官上中戶正役出辦一應軍需  
料物解管軍匠糧草周而復始戶多優閑  
中下戶驗後輕重朋合充當防館齋膳等  
夫下戶止當輕省夫役貧戶分毫科差不  
與時加撫恤行之已久民甚稱便近年以  
來此冊革罷有司一年一次取造三等九  
甲之冊民戶無錢者增添虛數軍匠有錢  
者減去實丁一年三四造報方始成冊上

下作弊民甚苦之如蒙乞

勅巡撫四川官員查出先年奉例所造賦投文  
冊照舊依冊科差如冊內人戶有消乏者  
即將空閑有力之家挨次更替一樣造冊  
六本司府州縣各存一本收照二本送赴  
鎮守巡撫官處收照布按二司分巡官員  
嚴加比較但有作弊害民違冊科差者就  
便拏問如此則徭役均平而民情便矣  
蠲拖欠以蘇民困臣照得四川稅糧每歲  
十月內有司徵收至四五月間就行起解  
中間有等貧難小民未曾輸納有司慮恐



過違限期一槩虛作已徵糧數申解其運部人等多有在途捏作風水損壞船隻漂流糧米及被京倉追納却又告回重徵此等糧米雖經

赦宥民未霑

恩况今四川盜賊稍息瘡痍未起如蒙乞

勅該部行查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自天順八年以前凡有虛文申解拖欠糧數量為蠲免庶蘇民困

一革總部以祛民瘼臣照得四川各府州縣歲辦魚油翎鰓生漆皮鐵蜂蜜黃白蠟等

項物料每歲有司坐派民間有等無籍小人專一營求總部以一科十擾害於民甚者多將所科銀兩置買田宅商販物貨有司不才官吏不行稽考所派物料曾無徵足一槩虛文申解真免本責其總部小人情知物料虧少不敢赴部多有中途逃回潛匿鄉里及至該部移文催督有司未免重徵蠹政害民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轉行四川布政司每歲所屬有司徵收一切物料務要按月稽考收貯在官候其完足之日照依冊內上等入戶取充解入



責委的當官員管解赴京庶免後累

一省邊運以紓民力臣訪得四川建昌鹽井越雋等倉遠在西南極邊之地山高路險諸夷雜出每歲該府州縣僨運糧米四萬八千五百四十餘石肩擔背負五十餘日辛苦萬狀方始到倉近年多是總部攬去每糧一石徵銀一十餘兩有行至中途被番人截路殺死者有被彼處攬戶誑騙者又行重徵一二次每糧一石或費銀二十至三十餘兩致使邊倉缺乏人戶拖欠由是民窮財竭盜賊蜂起臣及訪得建昌都司前沃壤七八十里寧苗會川田地亦廣隨處米不為貴止是綿布難得闊布一疋可買米一石之上如蒙乞

勅該部通查建昌鹽井等處各倉該收僨運之米照依貴州折收闊布事例每糧一石折收闊布三疋內二疋折作月糧餘下一疋預為儲蓄之計布政司委官一員專管提督將布買米收貯各倉大約布一疋買米八斗一年增出豫儲之米三萬八千八百餘石可省民財四十萬兩設若米貴則支米布貴則給布二價均平米布兼支如此



則軍民兩利行之數年邊倉可足民力可紓  
欽差提調學校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

童軒謹

奏為陳言考察官員事臣聞致治莫先於建官  
建官必先於考察蓋考察行則官得其人而  
治道可興考察不行則官非其人雖欲言治  
皆苟而已臣伏觀

朝廷近

勅在京堂上大臣并巡撫巡按等官分行天下  
考察司府州縣官員內有老疾者致仕罷輟  
闕茸者閑住貪酷者為民治道為之一新士

風由之丕變誠所謂千載不刊之盛典也申  
間雖有漏網之魚決躡之獸其亦鮮矣雖然  
臣愚以為人心無恒法久則玩今雖考察使  
後日不繼而行之將見中人之資銳於始者  
必退於終慎於前者或肆於後况乎僥倖而  
苟免者又得逞其無忌憚之心也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計議每歲或

命在京堂上大臣一員或

命巡撫巡按官員照例前往天下各布政司不  
分大小官員一槩嚴加考察然必須遍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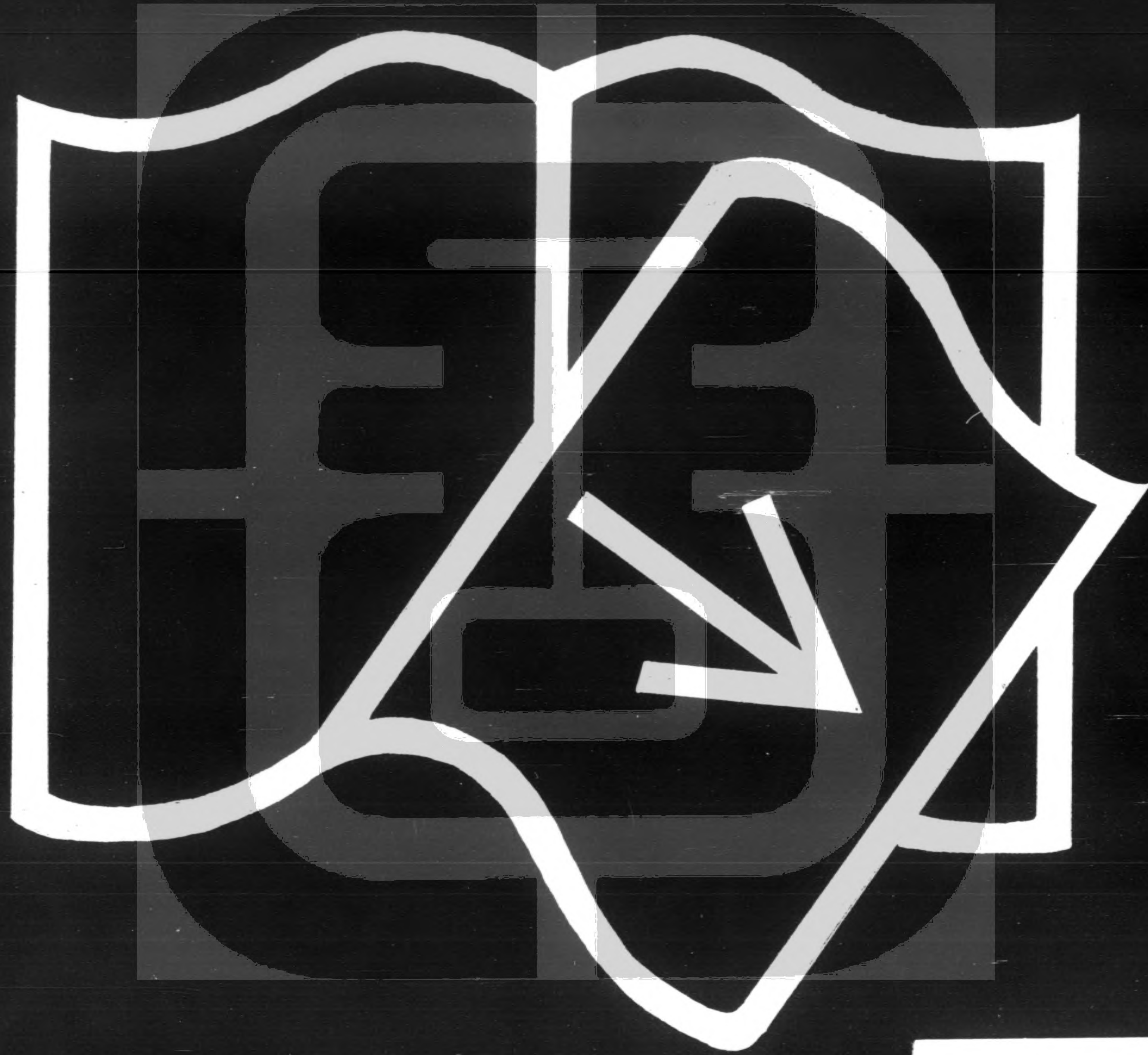


考地方博訪輿情廣求公論不必會同布按  
兩司官員不必拘於老疾事例務在進退推  
公蓋兩司官員中間歷任有久近之殊為人  
有賢否之異久者多熟人情近者必持可否  
而無據賢者能伸公論否者必亂黑白而非  
誠故臣以為不必會同布按兩司官員者此  
也然所考官員其貪酷鬪茸等項者可拘老  
疾而廉能昭著者則不可以老疾拘也蓋古  
者人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假  
以廉能官員未及六十即以老疾罷去豈不  
誠可惜哉且貪茸以少壯而姑留熟與老疾  
廉能而可任故臣以為不必拘於老疾事例  
者此也然此法每歲一行其廉能之官必皆  
有所感激貪茸之徒必不至於倖免而任法  
之良莫踰於此蓋

朝廷三年朝

覲揀選事例是即有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之遺意也今若歲行考察是又成周歲終  
以六計弊群吏之治之良法也誠使舉而行  
之孰謂虞周太和之治不可致乎臣承乏憲  
官叨司耳目苟有所見不敢緘默具本順差  
舍人王鑑親齎謹具奏





原件短缺

P35



聞伏候

勅旨

欽差提調學校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  
董軒謹

奏為作養賢才事臣竊惟天下學校廩增生員  
俱係

朝廷作養之賢才也古者三宅即在位已用之  
賢三俊乃儲養以待用者若今之廩增生員  
皆是也且廩增生員雖未可以必其皆才與  
賢然其間負用世之志懷忠信以待舉者亦  
不可謂無其人也故今日之常布即他日之

欽除南京吏科給事中歷陞今職臣受

恩感激夙夜靡遑方期葵藿之忠圖報於將來  
詎意蒲柳之姿望秋而先悴蓋臣稟受素弱  
痰疾恒存痰飲崇於早年脚氣攻於晚境頭  
目眩暈每慚視遠之明筋骨酸疼又若跛行  
之履藥石罔效歲月苟延雖尚存義犬報  
主之心然已無老驥伏櫪之志况臣學非董子識  
豈達於天人才謝羲和術未精於星曆既負  
濫竽之誚難逃素食之愆如蒙

聖恩憐憫乞

勅吏部照例將臣放歸田里以保餘年儻臣未



死之日前病獲瘳尚當隕首捐驅以圖報國恩於萬一也具本專令臣義男童淮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卿臣童軒等謹

題為曆日事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奉禮部

劄付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直隸真定府真定縣儒學九年考滿署教諭

事舉人余正已奏稱見今曆法氣朔爭差蓋

由歷代造曆因循唐曆之弊今將一章十有

九年七閏之數開坐造冊具奏乞

勅該部精加攷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

天下庶幾術不違天政不失時等因該通政

使司官奏奉

聖旨曆法已有稽定今奏有差該衙門便看

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曆數精

微術有專業合無着欽天監堂上官帶領曆

科官生并書籍前來本部當堂與教諭余正

已叅攷講論以求至當未敢擅便成化十七

年八月十四日本部尚書周洪謨等於

奉天門題奏次日奉





原件短缺

P38



聖旨是欽此欽遵劄付到監臣等堂上官當時帶領曆科官生并書籍前詣禮部公同與教諭余正已互相參攷講論曆法看得本官冊內每月俱以大小次第編排祇有合朔並無弦望之日及本年六月後作閏六月臣等詳論本年若閏六月即今八月當作七月矣况數日以來天氣涼冷夜刻漸長群燕陸續飛去正應八月玄鳥歸之候豈七月令乎再三講論不同至晚各散本月十六日又准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備開教諭余正已奏稱自唐曆至今戊戌置閏差錯及冬至爭差一十二

考驗愈密曆法愈精迨今百有餘年每遇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之於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盖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余正已所言戊戌年當置閏十月而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必差晦朔弦望既差則適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并所躔宿度必俱差錯無疑矣今何為而不然乎况戊戌置閏迺而上之至唐至漢中間二千餘年曆家所置之閏皆所當改所算日月交食必皆當食



不食不當食而食之矣今按曆代史臣所書  
惟宋乾德天聖慶曆三四年間僅有候之不  
食其他何以不盡書乎臣等又看得本官奏  
稱天地之間有自然之冬至有自然之朔望  
有自然之閏月十有九年七閏此皆自然之  
冬至也日月交食此自然之朔望也斗指兩  
辰間此自然之閏月也豈人力私智所得而  
損益哉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而人有自  
然之數以自然之數求自然之天則雖千載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顯帝命重黎以司天  
地唐堯命羲和以宅東西宋有子常鄭有裨  
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  
候氣以至耿壽昌鑄渾天之儀虞喜何承天  
諸人立歲差之法又安在不假於人力哉今  
本官自以己意創為七十八年之約法每月  
大小相間編排有合朔而無弦望正是以區  
區小智強合於天與前之所言自相矛盾矣  
顯是本官雜抄史傳諸說馳騁小才妄立約  
法揣摩變亂成式事干正朔誠非細故臣等  
具本因齋戒未進幸蒙

皇上日月之明已將余正己拏送法司問罪矣但

臣等竊見禮部奏詞未曾深言本官妄議曆



法之非恐彼心懷不服如蒙乞

勅錦衣衛將臣等所奏明正其罪以警將來緣

係曆法及節該奉

欽依該衙門便看了來說及奉

欽准與余正已參攷講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枕肱亭文集卷之二

門人監察御史金章編

奏疏

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卿臣童軒謹

奏為謹

天戒以察賢邪事臣聞善言天者必有徵諸人蓋

人事之所在即天道之所在下以此感上以

此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洪範休咎之徵

靡不由於人事得失所致天人之理惡可岐

而二之哉乃者弘治元年夏六月癸巳朔日

食臣偕監副吳昊等謹按乾象諸書古



進外臣竊惟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太陽尊  
於列宿非群陰所敢侵人君尊於諸侯非臣  
下所敢犯今焉日食天道豈虛其應哉且十  
月之交詩人所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宋儒  
朱熹有云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  
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  
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月常避日而  
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  
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  
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  
之變矣然斯言也臣嘗考之宋太祖乾德三  
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驗天不食是  
太祖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四夷臣服賢俊登  
庸奸邪屏斥而朱熹月常避日之言信有徵  
矣仰惟

皇上具聰明睿知之資

運聖神文武之德

恭默思道

寤寐求才

克勤無愧於大禹

立賢有類於成湯政使天道之應和氣充盈諸  
福畢至三光順度五緯呈祥固其宜也何今



者日食不於他時顯見於

寶曆紀元之初不於他月乃臨於盛夏火旺之  
候雖曰

天心

仁愛亦豈虛其應哉臣即今日人事觀之夷  
狄雖時有不庭然無大舉入寇之患臣下雖  
小有違失然無決蹠跋扈之為

宮壺深嚴禮儀肅固無致災之由明矣意者  
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退者乎蓋君子  
陽也小人陰也君子進則升其國於明昌小  
人進則降其國於晻昧故自古有志之君未  
嘗不以用人為先務也臣伏願

皇上以正心脩身為取人之本以格物窮理為燭  
奸之要慎察於百司之中其人存心行事果  
君子焉則必登而進之使得行其志以展其  
才如書所謂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可也復慎察於大僚之  
中其人存心行事果小人焉則必黜而免之  
俾毋倖其祿以引其類如易所謂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也雖然君子易踈而  
難親小人易進而難退伏望  
皇上任賢勿貳不惑於群小譖毀之言去邪勿疑  
不墮於迂習回護之計如此則君子進而小



人退矣。必如漢文帝下日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不逮。則朝政自無闕失，賢邪不至，混淆將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陽必日盛，陰必日微。

天變可回，休祥可致而

宗社可永保於無疆矣。臣職司乾象，苟有所見，不敢緘默黷冒。

宸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卿臣童軒謹

奏為陳情乞

恩辭掌天文等事。臣聞唐儒韓愈曰：古人有云，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言人之才器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非其長而強之使長，必有能也，有其長而強之使短，亦不能也。故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此其人有能，有不能也。楚丘子對孟嘗君曰：使臣投石超距，搏豹逐麋，臣已老矣。若使臣出正辭以當諸侯，臣方壯也。何老之有此？其人亦有能，有不能也。豈惟人哉？而物也亦然。如鷄司晨，犬吠夜，能也。使吠夜以鷄司晨，以犬



則不能矣牛引重馬致遠能也使致遠以牛引重以馬亦不能矣是以古昔先王盛時莫不度德以授位量才以命職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故德無不稱其位才無不當其職譬之工師治木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然後各適其宜否則天下多棄材矣臣性本庸迂材亦短劣然自少荷

朝廷作養之恩叨出科甲景泰天順年間備員兩京吏戶二科給事中及戶科都給事中屢嘗建白時務數事頗蒙

朝廷采而行之天順八年四月內四川寇盜生

發攻圍郡縣殺死都指揮劉雄勢甚猖獗時

刑部司務朱貴建言欲選在

廷一二文臣前去招撫兵部會同

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少保兼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賢等舉臣歷練老成智謀材

識堪領其事臣遂奉

勅同司務朱貴前往四川漢州并德陽安岳遂

寧三縣親詣賊巢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禍福利害將積年賊首趙鐸楊

瓚等撫回復業去後續因安岳縣民人孔伯

爵等將臣撫回復業賊人徐本然一家男婦



二十四口俱各殺死即時賊首趙鐸楊璣等  
驚疑仍前糾集不散臣又會同右少監閻禮等  
奏調成都右等衛并保寧龍州富順嘉眉等府  
州縣官軍民快土兵人等七千三百五十員  
名臣躬擐甲持兵督同都指揮知府等官率  
用李正芳等遍歷諸處賊巢出入戰陣追擒  
截殺斬獲賊人何本剛等首級三百五十七  
顆生擒賊首楊璣等二百一十二名俘獲趙  
鐸等賊屬男婦共一百七十六名口馬騾二  
百六十八匹長鎗一百八十五根俱發四川  
都布按三司并隨軍紀功官僉事張畹處辯

驗梟掛及審實監候給散收貯已經節次會本具  
題外成化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賊首趙鐸畏懼兵  
威帶同妻郭氏弟趙瑀趙甫聽徒衆席文剛  
等親赴漢州軍前拜伏哀鳴請罪願回復業  
臣伏覩原奉節該

勅諭近者四川寇盜生發搶掠財畜殺傷人民  
攻圍郡縣日肆猖獗朕念此等寇盜本皆良  
民蓋因有司不得其人惟利是貪以此被其  
科害遂至貧窮相聚為盜豈得已哉其三司  
官員又不察此情以為皆是兇頑之徒領兵  
勦殺及有懼罪投順者輒便殺之如此則更



無可生之路矣激變之由豈不在此已嘗勅鎮守內官閻禮巡撫僉都御史陳泰設法招撫勦捕然朕之本意惟欲招撫以全其生欽此欽遵臣又會同右少監閻禮巡按御史曹瑛并四川都布按三司都指揮使宰用左叅政陳述副使劉清等將趙鐸等差官撫送德陽綿州等縣復業去後臣同右少監閻禮行據四川布政使司類造復業流民黃冊并僉事張畹類造紀功文冊

奏繳臣於本年三月內起程回京續該先任四川安察司僉事新陞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汪浩因見招撫餘賊不多欲行掩捕竊取軍功却乃妄奏趙鐸等仍到孝泉鄉暗添賊徒糾集番賊狝格子二千餘人屯聚營壘大肆為惡燒毀縣治殺虜人民請調達官軍五千員名前去勦殺以致本年四月內該科道給事中御史將臣劾

奏隱蔽賊情蒙送刑部問擬徒罪罷職不叙彼時上命總兵官廣義伯吳琮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琮等將欲起程前去勦殺僅半月間汪浩又奏斬獲賊首趙鐸等首級餘賊遁散地方寧靖等因臣該刑部覆奏奉



無可生之路非激變之由豈不在此已嘗勅鎮守內官閻禮巡撫僉都御史陳泰設法招撫勦捕然朕之本意惟欲招撫以全其生欽此欽遵臣又會同右少監閻禮巡按御史曹瑛并四川都布按三司都指揮使宰用左叅政陳述副使劉清等將趙鐸等差官撫送德陽綿州等縣復業去後臣同右少監閻禮行據四川布政使司類造復業流民黃冊并僉事張畹類造紀功文冊

奏繳臣於本年三月內起程回京續該先任四川按察司僉事新陞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浩因見招撫餘賊不多欲行掩捕竊取軍功却乃妄奏趙鐸等仍到孝泉鄉暗添賊徒糾集番賊狝格子二千餘人屯聚營壘大肆為惡燒毀縣治殺虜人民請調達官軍五千員名前去勦殺以致本年四月內該科道給事中御史將臣劾

奏隱蔽賊情蒙送刑部問擬徒罪罷職不叙彼時上命總兵官廣義伯吳琮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琛等將欵起程前去勦殺僅半月間汪浩又奏斬獲賊首趙鐸等首級餘賊遁散地方寧靖等因臣該刑部覆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童軒論罪本當罷職但念他亦曾  
効勞送吏部對品調出去欽此欽遵臣蒙調除  
浙江壽昌縣知縣成化五年朝  
覲到京仍將汪浩妄奏賊情誣陷臣罪掩取軍  
功緣由具奏乞

勅該部行查右少監閻禮御史曹英并四川都  
布按三司同臣奏捷題本及訪看賊情指揮  
陳王奏報地方事情及查四川布政使司類  
造復業流民黃冊比與汪浩所奏賊情日月  
先後并本官節次奏報賊數多寡及差人體  
勘燒毀是何縣治便見汪浩所奏虛實及奏  
四川都布按三司俱是  
朝廷守土之官不能撫安人民重貽地方連年  
之患尚蒙

恩宥仍冒顯榮獨臣原係奉

勅招撫官員所有犬馬愚忠未蒙

憐察情切無伸等因具本本年正月內該通政  
使司官奏

憲宗皇帝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續有鎮守四川總  
兵官都督同知芮成亦奏汪浩酷暴貪淫等  
事後該部差官勘實將汪浩行提到京問發  
獨石衛克軍家小隨住本年二月內該兵部



等衙門會官推舉方面官員知臣曾有前項軍功被誣調職將臣

奏陞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校其保語有云由明經而登進士問學淵深自近侍而任牧民操執堅確宜居提調學校之職臣到雲南纔經四年之上節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胡涇董韜并雲南都布按三司署都指揮僉事萬億等交章奏臣廉能公正克持憲體清白之操始終不渝等語先後共舉二次臣前項建白奏本殺賊事功并內外各衙門舉臣保語該部俱見有案卷可查成化十年五月內

不意先任

內閣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萬安欲謀陞伊親國子監監丞黃明善為雲南提學僉事却將臣繆舉通曉天文曆數來京蒙

欽陞臣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成化十一年月日不等臣節次將不能諳曉陰陽曆數并原患寒濕脚氣等病具奏乞

恩致仕至成化十九年三月內始蒙

先帝賜臣致仕還鄉適者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復起臣而用之仍掌監事臣雖粉身齏骨何能上報



聖恩但臣竊思自入仕到今已逾三十八年為政  
一事雖非臣之所長然練習歲久頗能理辦  
一二至於陰陽曆數素非臣之所長每欲勉  
強學之柰年迫老境性復健忘是以徒費日  
力弊精神卒無以通曉其術此實臣之所不  
能也臣及照本監見缺監正一員其監副吳  
吳精通曆算兼工書法見今歷俸三年之上  
張紳善察其衡高鍾諳曉陰陽地理俱專門  
世業各有所長如蒙乞

勅吏部將吳吳等三員內推舉一員陞任監正  
掌理監事如此則才稱其位名副其實將臣

改任一官庶竭駑鈍之材勉圖報稱臣不勝

感戴

聖恩之至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差松潘等處提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童軒謹

題為區畫邊防兵食事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

為地方事內開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

夏甘肅四川松潘湖廣鄖陽貴州兩廣雲南

江西福建等處巡撫提督撫治等官今年俱



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脩舉本等職業若有  
重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  
條陳差人齎奏等因弘治二年正月十六日  
該本部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竊惟邊防重大事  
情莫有先於兵食二者蓋兵足則武備脩食  
足則倉廩實武備脩則禦寇有其人倉廩實  
則養士有其備而防邊之策莫有踰於此矣  
臣才本凡庸濫膺重任敢不勉竭愚者之慮  
而少資封守之計乎臣照得松茂威壘沿邊  
一帶衛所關堡俱在高下萬山之中壘嶂懸

崖惡溪深箐番夷結為巢窟氏羌據為要害  
其官軍戍守者俱峭望於陡峻千仞之岡出  
入於咽喉一線之路此可以往彼可以來設  
或稍有隄備不嚴輒被諸蠻劫殺為害由是  
官軍晝夜荷戈探甲巡視往來艱苦百端逃  
亡相繼其松茂見有二衛稍可支持但壘溪  
一路險惡猶甚今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  
不滿八百員名雖每年調有成都寧川等衛  
輪班官軍到彼貼守然亦不滿三千員名關  
堡數多官軍數少兼且不時脩理道路城垣  
護送空運糧米及常川出哨架梁等項月無



虛日萬一地方失守其患匪輕臣查得先年四川都司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指揮使等官徐旻等奏為禦邊防患事該分守松潘叅將周貴等議得松潘城池孤懸境外其成都右衛見有五所官軍合無將前所全伍官軍調撥松潘新城添設後所及將新城備禦官軍掣於東南二路巡守等因具本奏奉右軍都督府四字一千一百二十四號勘合行令四川三司勘議定奪已經年遠不見調撥前來見今各寨番夷不時聚衆出沒擾害地方官軍勢少防守艱難如蒙乞

勅該部轉行四川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從長會議合無仍將右衛前所官軍調撥疊溪就將疊溪千戶所併設一衛每歲仍委都指揮一員輪流在彼提督如此則官軍衆多兵威稍振番夷庶幾歛迹而地方可保無虞矣臣及照得松茂威疊等處衛所官軍俸糧每歲俱是腹裏有司軍衛部饋前來邊倉上納柰何各該官吏總部旗軍人等往往領到糧價中間多有巧生奸計內將一半於附近州縣買米上倉餘價任意尅留在已或舉放錢債或置買田宅或借與產有米穀去處人民謂之



撤秋或賄賂該倉官攢舍餘虛出關串以致積年糧皆拖欠邊廩空虛為弊多端難以悉舉先任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劉璋謝仕元等灼見此弊於是痛革總部之夫止令人戶自行運米上納柰何小民畏懼山谿險惡擔負艱難未免產倩攬頭人等馬騾馱載方始前來又數被攬頭人等誑詐財物或變易姓名潛身匿住或告發監追累歲不完或禁繫小民家屬賣產重陪或叅究提調官吏住俸問罪糧價為之虛耗官司因而煩擾臣除給榜前去各該有司軍衛倉場衙門嚴加禁革

及將積年攬頭王嶽馬昱等一百五十七名拏送整飭松潘等處兵備副使柳應辰并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問結監追外臣竊思前項弊病隨革隨有卒未易除如蒙乞

勅該部行令四川都布二司趁今秋熟冬隙之時量撥軍民人夫速於衝要綿州并彰明江油二縣及龍州宣撫司并茂威二州共六處各令添設一倉仍令省內各府州縣衛所今後凡部僭稅糧其在東南二路者俱要小民運赴茂威二州倉分上納其在西北二路者亦俱要小民運赴綿州并彰明江油二縣及



龍州宣撫司倉分上納若是本處倉廩足以  
收貯不必添設若不足收貯必須各添一倉  
如此則道里適中路多坦易小民便於應後  
不為甚勞其綿州等四倉仍於布政司選委  
堂上廉正官一員在彼監收茂威二倉就令  
總督糧儲叅議陳鼎在彼監收仍行各府州  
縣衛所亦各選委的當官一員并殷實大戶  
及堪用旗軍各四名布政司酌量地里遠近  
之程擬派脚價多寡之數令其齎赴各該監  
收倉分官處交收附寫文簿雇倩所在州縣  
信實馱脚人等取具本處里老火甲重甘結  
狀方許令其馱米前來東南者轉運至壘溪  
大印等倉西北者轉運至小河松潘等倉俱  
令彼處衛所關堡官軍陸續擺堡搬運如此  
則積年部運之弊可革小民陷害之苦可除  
官吏負累之罪可免而倉廩儲積之計可望  
矣緣係區畫邊防兵食調撥官軍添設倉廩  
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百戶劉剛親齎謹  
題請

旨

欽差松潘等處提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童軒謹



題為更調官員等事臣照得松茂威疊等衛所  
俱設在萬山之中番寨相隣軍營雜處此可  
以往彼可以來萬一隄備不嚴輒被諸蠻劫  
殺為害其地最為難守其人最號難馴要必  
文武協和籌畫有備然後可保無虞及參照  
分守松潘等處副總兵都指揮僉事李鎬雖  
稱驍勇著聞整飭松潘等處兵備按察司副  
使柳應辰固是小才可任但各官往往構隙  
不和或競論間非而不相容或互爭坐位而  
不相下非惟邊務妨於會議抑且吏士失於  
觀瞻如蒙乞

祥光直南見紫微中宮正北開天連閣道星辰  
拱日射觚稜金碧聳百尺文樓五鳳飛  
九重魏闕雙龍擁長樂鍾聲曙色寒千官劍履  
集朝端龍函捧

勅頒三殿象輦駝琛響八鑾

皇家制度超前古文物聲明播寰宇白雉遙聞  
貢越裳龍媒又見來西土太平治道軼唐虞彬  
彬多士皆文儒楊雄已奏甘泉賦司馬還陳封  
禪書蕊朧王氣浮

丹宸承露金莖矗雲起紫禁彤墀月似銀玉河  
金水花如綺九陌香塵拂面飛鳴珂初散午門



西王侯第宅施行馬公子園亭爭鬪雞王侯公  
子多如雨大道青樓聯戚里玉笙吹月鳳雙飛  
繡幙圍春鸚並語雕鞍寶蓋日過從片言出口  
生華風始見金張初 賜第俄聞衛霍又旌功  
六街三市相連絡佛舍飛甍絢丹牖百貨都歸  
大內東人才盡入平津閣御史臺前烏欲啼將  
軍營裏馬頻嘶教坊夜月人如玉上苑春風錦  
作畦風光節物年年在萬世河山長不改罷官  
廷尉自書門遷任中丞彌映彩莫言李廣不封  
侯誰惜馮唐易白頭青史功名今已矣江湖高  
起見 京樓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寒泉咽不流  
髑髏腥枕雨刁斗冷  
鳴秋瀚海烽烟斷陰山部落稠  
將軍方閱武醉擁紫貂裘

明妃引

陰風烈烈吹黃沙稽落山下愁雲賒  
明妃馬上面如玉萬里去適單于家  
玉關漸遠人煙絕回首漢宮唯見月  
琵琶掩恨去路長胡鴈叫寒天  
欲雪天欲雪狐兔愁殷檉蕭蕭古塞秋  
願將一掬思鄉淚寄與黃河東去流  
君不見古來戰士長城死白骨累累多  
似蟻妾身雖辱亦不辭忍



使健兒作胡鬼

采菱曲

十五誰家女新粧照水明采菱不愁暮入浦月  
初生兩漿搖月明風吹浪花起驚起雙鴛鴦飛  
過野塘水

杏林春意歌為醫士凌永誠賦

豈不聞董仙昔日居廬峰醫全造化通神功功  
存利濟不責報年多植杏成芳叢君家亦是岐  
黃學金匱名方紹高躅拯世寧論子母錢活人  
贖貯君臣藥一來賣藥知幾年聲華不減匡廬  
仙回生起死亦無數深林種杏如公田綺疏春

使柳應辰李燾并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問報外或批本司理斷而完報者十無二三  
或仰本司提人而解問者十無四五或委其  
會勘而不遵或禁其科害而不止視人民如  
草芥玩法度為虛文况其土地之寬跨有數  
邑人民之衆萬有餘丁臣恐一旦禍積滋深  
變生不測地方封守貽患匪輕及照本司雖  
元有額設流官經歷一員一向空缺近該臣奏  
請銓除尚未有到借使有之必且依阿聽從莫  
能矯王蓋其名分出於土官之下故也且臣  
聞為政者必在得人而變夷者又須用夏如



蒙乞

勅該部查照雲南貴州土官衙門事例合無於  
龍州宣撫司量添流官知府一員通判一員  
相兼土官掌管司事或照文職衙門事例其  
六品以下官員如有違犯者皆許行提如此  
庶錢糧之催辦可完而土民之冤訟可雪實  
為便益緣係添設土官衙門流官等事理未  
敢擅便具本專差百戶馬城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松潘等處提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童軒謹

奏為陳言慎固封疆事臣節該欽奉

勅諭四川松潘遠在萬山之中所管威茂等州  
疊溪等處地方俱與番夷巢穴雜處糧運經  
行多被阻截往往尅減軍糧置辦酒食布疋  
犒勞買路而後得進其或守備等官不能宣  
布朝廷威德撫馭無方以致番人輕視聚眾  
劫掠軍民攻圍關堡者時常有之近聞四川  
荒旱腹裏無收軍餉缺乏萬一戍卒逃散孤  
城失守地方貽患可為寒心茲以爾才識老  
成特陞憲職前去巡撫兼提督軍務爾至彼  
須提督本處官軍脩理城池整飭兵備操練



軍馬撫治番夷副總兵叅將等官俱聽節制  
爾須審察夷情事勢相機而行欽此欽遵伏  
念臣本庸才濫膺重任人非德裕策豈善於  
籌邊才愧班超智寧解於定遠然恭承  
上命敢不竭盡駑駘之力以少効涓埃之報乎臣  
自弘治二年三月初一日到於成都又六日  
遂行至沿邊綿彰小河一帶有司軍衛衙門  
見得所在流民扶老携幼動以數百成群饑  
餒者哀吟在途孳亡者枕籍于野臣於所至  
之處悉皆宣布

朝廷德意隨令所司開倉發粟朝夕給粥以賑

其饑有願回本土者乃計口給糧使復其業  
而所活者亦多矣臣隨於四月初一日至於  
松潘先是軍人無屋居住者多臣行本衛查  
出官舍人等占住房屋一百一十餘間悉撥  
無屋軍人住坐續又起蓋營房九十二間而  
軍人始有棲身之所矣先是松潘并所屬軍  
丁站戶鰥寡孤獨篤廢殘疾之人俱各惶惶  
菜色瑩然無依臣行本衛查勘明白每名口  
月給糧米三斗令其養贍度日續又起蓋養  
濟院一所凡無依倚者悉令止宿其中而貧  
者有所養矣先是本衛軍士人等死者卒多



棄屍郊野間巷之間鳥獸群食狼藉暴露誠不忍言臣令巡營官軍凡遇貧窮死者輒便開報給與棺木埋葬而死者有所歸矣先是已故副總兵等官堯或等占種屯田一十五頃五十畝四分山地一十一萬九千七百八丈臣節委知州高頊知縣陳謨等踏勘明白造報在官悉令軍人播種收穫以給公用俱有簿冊可查而地無曠土矣先是沿邊道路橋梁多有坍塌損壞不時淹没人畜甚妨往來臣委松潘衛指揮胡勝千戶夏珩於東南上下一千五百餘里督令所在官軍土兵人

等俱已脩鑿平坦橋梁堅完而糧運客商俱可通行矣先是沿邊兩所軍士月支糧米八斗其餘折色二斗每俱赴布政司關支鈔錠類皆有名無實臣移准兵部咨文悉令折支茶斤食用而軍士蒙實惠矣先是沿邊各倉包攬稅糧之徒誑騙委官納戶人等一歲之間犯者不下三千餘名臣除建議欲於龍綿威茂等處各添一倉已該戶部行移四川撫巡三司等官見今會議使臣言得行則川蜀積年倉糧之弊可盡革矣其餘固守城池操練軍馬作興學校禁革奸弊剖理詞訟等



項不敢瑣瑣盡

聞然此皆巡撫地方之常事終非慎固封疆之良策也若夫慎固良策臣竊有所見豈敢括囊結舌而不為

聖明之時言乎臣惟泰山之高不假於一簣之土滄海之深不資於一勺之流何也莫高於泰山莫深於滄海固非簣土之所能增勺流之所能益也矧我

皇明天下之大又豈彈丸蕞爾之地所能為之廣狹哉臣照得松茂威疊沿邊一帶衛兩州縣俱設在萬山之中番寨延袤據為要害即古

氏羌之地也其番總有大小二姓大姓則鷄公刁農鵝兒烏都鶉鷓脊白若羅打鼓岐山渾水溝深淺溝等寨與夫黑虎三姐光頭狃格諸蠻皆大姓之種類也小姓則長寧安撫司所轄韓胡弁魏磨得失羅得墮才主等寨皆小姓之種類也二姓雜處俱連絡於兩河東西河西一路係茂州至疊溪經行糧道在茂州謂之北路河東透出土地嶺係龍州石泉安縣經行糧道在茂州謂之東路河西諸寨為患於北河東諸寨為患於東蓋自先年以來或裝塘伏路劫殺行商或礮石拆橋阻



截糧運或渡水以擄人口或攔路而搶班軍  
據險跳梁全無忌憚鼓群猖獗靡所不為非  
惟挫損兵威抑且久貽民害

朝廷雖沿邊設有關堡緣中間盡皆羊腸一運  
之路人不可以並行馬不可以駢列迹其山  
形奈非用武之地心其醜類素非慕義之人  
是故關堡之設無實而有名無利而有害也  
臣請得而具言之每歲三月諸蠻來堡大索  
酒食之費謂之大發願十月謂之小發願其  
各該提督掌堡官員悉皆剋減軍士口糧置  
辦牛酒茶斤布疋等件邀請諸蠻群集堡中

賂遺飲啗軟血為盟兩月之間所費軍糧無  
慮數千百石柰何諸蠻重利寡信不旋踵間  
隨盟隨叛為害自若今欲革之則彼必哄然  
以起况茲川蜀凶荒之餘邊廩多虛官軍饑  
困未可遽引釁端一也各官逐月又將軍士  
口糧剋減五升或一斗日日釀酒炊飯聽蠻  
蠶食以一歲計之不下數萬餘石沿襲成例  
已經百有餘年今欲禁之則彼必率眾來攻  
即使官軍一戰而克臣恐由茲兵連禍結貽  
患地方誠非細故二也諸軍被剋口糧所餘  
無幾咸拾野菜雜糠糲食之往往鵠面鶉衣



葶亡相繼三也諸蠻時時阻絕糧道多或半  
月一月少亦累日連朝因而搶奪馱運輒以  
沙土和米上倉倍需脚價糧夫拱手聽命莫  
敢與爭四也各倉官攢又或因而侵欺作弊  
查盤之際其虧折糧米多至二三千石少亦  
三四百石罪之有不能止追之亦不能償五  
也糧夫運米艱苦百端有全被劫奪者有連  
人搶去者有畏懼上納艱辛特齎糧價赴倉  
又被攬頭人等誑騙者有齎糧價二三兩纔  
得上米一石者糧夫因而拖欠歲久不完有  
司監併各夫家屬每歲斃死者不可數計六

也官軍護送糧運數因諸蠻在途標掠不得  
已與之交鋒對敵互相勝負蠻勝則官軍未  
免損傷官軍勝則諸蠻奔竄高巖如履平地  
因而阨險放箭架危礮石官軍不能窮追七  
也况松茂一帶風氣苦寒米穀不產其兵快  
之戍守者多無口糧甚至三五年間不得一  
替雖父老母病有不暇顧妻啼子號有不暇  
卹八也坐此八害是則關堡之設寔諸蠻逆  
旅之所軍士之戍寔諸蠻館伴之後糧餉之  
費寔諸蠻委積之供此其無實而有名無利  
而有害也審矣况茲醜類人喜獸怒好鬪輕



生出段靡常段報不此擊班固所謂其民不  
盟之則費賂而見欺此即班固所謂其民不  
可臣而畜也自松抵茂二百餘里其平壤可  
耕之地不盈四五畝而已又被諸蠻播種青  
科其上取以自給此即主父偃所謂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也故自古聖王莫不以禽獸畜  
之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禮而  
接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內夏外夷之道不得  
不然也且臣聞為治之道不以其所不愛而  
害其所愛不以其所無益而棄其有益今以  
羊腸一逕之路每歲戍守之卒糧運之家因

而凍餒械繫死者何啻千百此以其所不愛  
而害其所愛也各堡倉廩每歲坐派糧數無  
慮七八萬石盡以供給犬羊之群此以其所  
無益而棄其有益也臣愚竊謂

天

朝海宇之廣幅隕之大有此一逕何足加多無  
此一逕何足為少為今之計宜於茂州鎮西  
橋迤北松潘高屯堡迤南中間羊腸一逕之  
路皆可捐去即使捐之殆由泰山撮一簣之  
土滄海汲一勺之流耳何足惜哉况捐之可  
無八害且有三利何謂三利既捐前地中間  
關堡倉廩俱用撤去惟於鎮西橋并高屯堡



各築高城一面以斷諸蠻往來仍移疊溪千戶所設於高屯茂州衛戍守之卒宿於鎮西其成都五衛班軍選其精壯者四千名內三千名輪年貼守東路土地嶺鎮夷神溪小關土門桃坪壩底石板大印等關堡一千名貼守鴈門壩州乾溪保縣等堡其餘順利重雅黔江青川衛所官軍俱各散遣回營而龍州宣撫司安綿等縣兵快仍照官軍事例給與口糧供其行役如此則兵無遠戍之勞民免難運之苦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一利也沿邊諸倉既已撤去則一歲所省之糧必有一

歲之積以三年計之其糧可積二十餘萬石籍使蜀地間有水旱凶荒亦不足以為憂矣此二利也諸蠻既無牛酒布疋之供則衣食俱乏設遇凶年饑歲其強者必肆吞噬弱者必多死亡吞噬既餘而強者亦固吾然後遣知兵之將率敢死之夫以飽乘饑以逸乘勞則犬羊之群可一鼓而成禽矣間有倖而存者由是恩之則懷威之則攝而邊徼之地可保數十年之無虞也此三利也臣管蠡之見竊謂經久之策莫良于此前乎臣者既未有言使臣辟緘默保祿固位而不盡言後乎



臣者又不肯言其他不在位者又以為非所  
當言臣恐川蜀兵民日疲錢糧日耗而地方  
騷擾之害終無紀極也如蒙伏望

皇上簡命在廷大臣一員前往四川公同鎮守巡  
撫巡按三司官員親詣前項地方從長勘議回  
奏定奪儻臣言可來即

賜施行如此匪徒封疆之固實全蜀兵民之大  
幸也臣芻蕘之言瀆冒

天聰無任戰慄待罪之至具本順差千戶馬昇親  
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差松潘等處提督軍務理巡撫都

副都御史臣童軒謹

奏為比例脩省薦舉賢才事臣聞天下之事得  
賢則理不得賢則廢蔽賢而不能容者謂之  
不祥知賢而不與立者謂之竊位是故周書  
有推賢讓能之訓記禮有舉親舉讎之言無  
非為天下計也臣昨見

朝廷因有風雷災異之變舉行推薦官員之法  
一時賢才拔茅彙進殊異往昔邇者又伏覩  
詔旨節該有云舉賢薦能是大臣為國第一件



事既所舉官員簡用將盡還行與各官著照  
依原

奏不拘資格務舉才行超卓學識老成的來用  
欽此大哉

皇言此誠萬世不刊之盛典也况在  
廷大臣又皆仰體

皇上側席求賢之心各盡以人事君之道知而不  
蔽舉而能先雖虞周雍熙泰和之治致之不  
難矣臣雖身居外任而官則忝備內銜管蠶  
之見固不敢謂知人然犬馬之心竊每存乎報  
主用是博采輿論庸舉所知臣訪得雲南按察

司副使林俊始由進士之科歷拜刑名之職  
文章可以華

國而為學益勤政事可以澤人而憂民益切忠  
貞不佞

神明可鑒其衷庶正不回冰玉莫加其操頃者  
吏部亦嘗以俊薦

聞但

朝廷必以中外賢才尚多偶未及用臣竊以為  
林俊者乃中外群賢中之巨擘也蓋文學可  
得也而政事為難政事可得也而庶正為難  
庶正可得也而忠貞不佞為難俊實具此數



美臣恐中外之賢未能或之先也如蒙乞  
勅吏部或將本官內而擢為都憲之職或外而  
陞居布政之任如此將見本官佗日事功之  
成必卓然有可書者臣不敢妄也緣係比例  
脩省薦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順差千  
戶馬昇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差松潘等處提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童軒謹

題為邊軍困苦乞

恩照舊開支月糧事據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  
司申為公務事承准四川布政司帶管分守  
川西道右布政使何鑑照會准本司咨抄奉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鼎案驗准  
兵部咨准戶部咨該本職奏一件存省邊儲  
以備急用案查先據四川布政司呈承准戶  
部勘合該中軍等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  
英國公等官張懋等題為災異事一各處沿  
邊沿海軍士戰守防禦勞苦不勝月支糧米  
一石養贍係是

祖宗舊制近年以來有司搏節糧儲減支八斗及



六斗者雖為一時奉宜乃致年久不復以致  
衣食不足窘迫逃亡守禦缺人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舊例全支月米以甦窮困等因奉  
憲宗皇帝聖旨沿邊沿海軍糧都准月支八斗欽  
此欽遵備呈前巡撫右副都御史孫仁案仰  
布按二司轉行管糧叅議兵備副使等官各  
行沿邊松潘疊溪茂州威州小河大渡河陸  
衛所并建昌建昌前會川越雋鹽井寧番冕  
山橋七衛所已經照例支糧外臣切惟軍國  
供需莫重於糧儲邊境糧儲尤為緊要但轉  
運艱難若不撙節支費以備急用四川松潘

建昌等衛所俱臨極邊一應糧米盡皆腹裏  
小民轉運遠近不等每米一石有用腳價苗  
銀三四兩者有三兩四五錢者艱苦萬狀不  
可勝言訪得前項衛所軍人多有隻身在伍  
家小餘丁俱在復裏所屬地方屯所買田住  
種又有軍人原籍多係四川州縣人民編充  
各家戶丁三年五年輪流當軍亦是隻身無  
有家小在衛又多撥在各處關堡備禦每月  
所關糧米俱與有家小軍人一例全支八斗  
所在關堡又支口糧四斗五升各軍月糧因  
人無見在俱被親管官旗冒支入已看得前



項奏奉

欽依事理不曾分別隻身軍人今一槩關支月糧八斗又支口糧四斗五升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將松潘建昌等衛所軍人除有家小者月糧照例全支隻身無家小軍人止照舊例關支四斗五升若有差出各處關堡備禦者口糧仍照數支給如此不惟邊糧有羨餘之積抑且官旗免冒支之弊已經會官奏准移咨到職通行分巡分守兵備督糧等官將松潘建昌等衛所軍人今後有家小者月糧照例全支隻身無家小者軍人止照舊例

關支四斗五升若有差出各關堡備禦者口糧仍照數照例支給等因轉行到臣除行所管沿邊松茂等衛所查勘有無家小者照例分別關支及行整飭松潘安綿等處兵備督糧副使等官各查究冒支月糧官旗未報隨據松茂二衛疊溪小河青川等所各申據旗軍朱受何陸且廣俊余必賢劉受楊柒兒譙天甫李隆等共八百五十七名各連名狀告各祖俱係洪武年間克調木衛所軍後接連應當不缺查得洪武永樂景泰年間軍士馬軍月支糧一石二斗步軍月支糧米一石成



化二十一年奉例月支八斗雖是八斗又且銀米兼支每月止得實支糧米五斗折支價銀有四錢五分者有三錢六分者有三錢者各隨本處米價貴賤折支今蒙將隻身軍士月糧減作四斗五升非敢不遵切思本衛所設在萬山深處諸番巢穴之中四時苦寒米穀不產各軍晝夜披堅執銳卧雪眠霜艱苦萬狀或遇番蠻出沒就便交鋒對敵生死一時况各軍原籍多係浙江湖廣等處人氏供送斷絕雖有本布政司者原籍亦皆一少家貧分煙各費不相顧恤及間有祖遺田土亦

目無人辦納錢糧不得已隻身赴衛應役每月專靠折支價銀帶回養贍父母妻子苟延草命今若減支未免窘迫逃竄難以安生告乞照舊關支便益等情具申到臣臣惟防邊之要必本乎兵養士之方莫先乎食未有兵不足而能防邊食不足而能養士者况松茂二衛威疊小河等所俱設在萬山險僻之境軍士出入蠻夷巢窟之中其地接連西蕃境界風土恒寒米穀不產商販不通各軍晝夜把關守堡艱苦百端出哨架梁月無虛日今若減去隻身軍士月糧雖以邊儲少省柰



審得各軍往往有因父母年老在家不能前去者有因妻子幼弱山蹊險阻不能前來者有因房屋缺人看守不能遺棄留下妻子者有因祖遺瘠田薄產留下妻子辦納錢糧者有因衛所原無房屋住坐無力置買只得隻身前來者此皆甚不得已也及訪得在營軍士有家小者多至七八口五六口少亦三四口每月所關月糧除折支價銀三斗外祇得本色五斗類皆食用不敷雖有價銀無從糴買不時假借隻身軍士月糧尚不穀食今若減支不惟隻身軍士養贍無由抑且有家小

軍士難以存活其老幼者必致孳亡精壯者必多逃竄萬一城池失守番寇陸梁必須動調遠近官軍會合勦殺臣恐糧草之費器械之需雖以數年之儲難供一日之用必矣蓋緣都御史丘鼎平日未嘗到邊徒知民運之勞而不知軍役之苦徒見其利之小而不知其害之大也且

國朝舊制每軍一名月給糧米一石者正欲養其銳氣賴其死力以安

宗社以守邊徼以征不庭初不計其家小之有無也何則家小有無雖是不同然各軍勞苦則



同死生則同而所支月糧又不宜有彼此之不同也况邊軍之糧先已減去二斗今又令其減支除彼自備衣鞋及日用柴薪油鹽等項外其饑寒困苦且不能免况彼實有父母妻子亦將何所養贍哉况欲責其死力以守邊徼哉雖稱發堡之日另有口糧臣又照得各該關堡自先年以來俱有應付使客馬匹為因山路險惡倒死不時俱是各軍朋驕口糧買補走遞或一歲買補二三匹者有之及日逐諸番到堡需索酒食亦是尅減各軍口糧措辦應用間被番蠻搶虜糧夫頭畜等物亦皆科歛各軍銀米取贖陪償難以計數由是各軍往往饑寒困苦甚至逃竄草亡坐此之故雖有所關口糧率皆不得食用臣除將各該關堡尅糧官員具本叅

奏提問外然恐後來之官因前數事無從取辦而覆轍之蹈未敢必無今若再行減支臣知邊軍之苦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腹裏諸軍亦有無家小者又頗差役稀少生理安閒今不減彼之糧以充邊儲之用願乃欲減邊軍之糧以省民運之勞甚無謂也况各軍令其月糧米四斗五升春去灰糠僅得四斗可食



難再銀米兼支如此存省祇該一人減去五  
升以八百五十餘名軍人計之一歲之間不  
過減去五百一十餘石耳亦非存省邊儲之  
至計也若只減去隻身軍士折支其在松茂  
疊溪小河等衛所隨處米價不同以一歲計  
之大率該支四千七十餘兩耳扛擡程途只  
須八人可了亦未見民運之勞也且天下各  
邊俱有隻身軍士非獨松潘建昌等衛所也  
邊儲當省非獨松潘建昌等衛所也民運之  
勞非獨松潘建昌等衛所也今天下各邊隻  
身軍士俱不減支獨於松潘建昌等衛所舉

行減支之法亦非所以一視而同仁也向使  
行臣前日所陳江汨等處添倉之策則民運  
之省殆不啻十之六七矣向使用臣前日所  
陳捐去南鄙一逕之策則民糧之運每歲可  
省七萬餘石矣不猶愈於減支之說乎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利害可否仍將隻身軍士月糧照  
依英國公張懋等先年奏

准事例仍舊八斗關支如此庶事體無紛更之  
失而邊軍免重困之憂矣及查臣先前所  
添倉捐路二策行催四川鎮巡三司官冒  
長作急勘議則利害之小大邊儲存省



寡當不辯而明矣緣係邊軍困苦乞

恩照舊關支月糧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舍人李英親齎謹題請

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童軒謹

奏為乞

恩致仕事臣由景泰二年進士

欽除南京吏科給事中三年考滿蒙

恩給賜

勅命丁母憂服闋復除戶科給事中奉

勅差往四川撫勦盜賊陞本科都給事中調浙

薦紳而廉耻之不可以不養也審矣切照雲

南學校生員比之膺裏地方雖有遠近之殊

而人才實無彼此之間柰何有等司府州縣

衛所等衙門官員或因生員奉迎不至而輒

將凌辱者或因生員訴告貼丁等項輒便收

監者或因生員戶丁與人爭競牽告生員輒

被所司提問者或生員因人挾讐誣告到官

而動加捶楚者如此之類非止一端不惟喪

其羞惡之心抑且有玷學校之政如蒙乞

勅該衙門定奪今後如遇教官生員及依親讀

書監生及社學教讀有被人訴告者並不許





原件短缺

P36



分守分巡官員及衛所府州縣等衙門輒便  
提問其間果有不才實跡於法當究治者乞  
令各處提調學校官從公推鞫照例發落如  
無提調學校官員去處止許巡按御史并按  
察司提問如此庶賢才無輕辱之患而學校  
有廉耻之風矣具本順差某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少卿臣童軒謹

奏為乞

恩養病事竊念臣始由進士蒙

闕謝

恩到任外具本專差辦事官

親齋謹具奏

聞

南京禮部尚書臣童軒謹

奏為陳言會議事臣聞之書曰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故古者凡決大疑定大計皆下廷臣議  
之豈不以一人之聰明有限而衆人之知識  
無窮故也在漢則谷永有伊邪莫演降議韓  
安國王恢有繫匈奴議賢良文學有罷益鐵  
議師丹有共皇立廟議侯應有罷邊備議唐  
則韓愈有禘祫議復讎議柳宗元有駁復讎



議陸贄有兩河及淮西利害等議宋范仲淹有減省諸州公用錢仍令伊舊議韓琦有西夏請和議不一而足或據禮以列其是非或引經以斷其可否或即事以陳其利害故禮制無不定政事無不通刑罰無不中矣臣見

聖朝

每有大政大事亦下廷臣議之議之誠是也

但廷臣猶習舊例往往於

闕左門下集議片時遂定其論臣竊惟政有小大事有難易小者易者雖立談之頃皆可剖決其大者難者豈利害兩言之可決耶臣恐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經有

未及引而難於斷或職有所專主而礙於言甲以為可乙亦從而可之此以為否彼亦從而否之是則名雖集議然卒歸于一人之見而已臣願嗣今以往凡政事有關於

宗廟

社稷禮樂征伐以及風雷川岳水旱之災推

舉大臣并法律情罪之有可疑者俱乞

詔下三品以上廷臣各陳所見具疏以聞其四品以下有願建議者聽

皇上

然後會其衆說來而用之庶幾有資於

聖斷

之萬一其他政事小者仍舊集議可也如此

則公論愜而治道亨人心悅而天道順矣緣



係陳言議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本部  
辦事官汪鐸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南京禮部尚書臣童軒謹

奏為陳情乞

恩退休事臣近因老疾節次具本乞

恩致仕累蒙

皇上諭留除欽遵外臣感激

聖恩雖隕首捐軀亦何能報但臣宜退休有四古

禮大夫七十致事臣叨從大夫之後見年七

十有一宜退休一也且臣老境已迫衰病益

侵疲眩累月纏綿脚氣無時舉作出入良苦

瘵曠居多宜退休二也况今

熙洽之世羣賢滿



朝臣叨掛仕籍已閱四十五年竊祿備員久妨  
賢路宜退休三也兼且南京去歲秋冬地震  
不一今歲五六月間陰雨連旬召異致災臣  
實不職宜退休四也坐此四者臣若不退上  
無以回

天意下無以愜人心有覩厚顏難逃清議雖

聖心謂老馬之智尚能識路然臣愚恥倦鳥之翼  
猶未歸林伏望

聖明憐憫將臣照例放回田里以終餘年臣無任

感戴

天恩之至昧死具本順差辦事官盧林親齎謹具

奏

伏候

勅旨

南京禮部尚書臣童軒謹

奏為陳言裨補治道事臣近准本部咨准禮部

咨為災異事內開弘治八年自正月以來天

下奏報災異非止一處臣見有言地震如雷

者有言天鼓晝鳴者有言雨雹殺人者有言

星隕有聲者有言非時雷電者有言嚴霜殺

菽者臣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之災無

有甚於此者驚駭累日寢處靡寧及准咨稱



兩京文武羣臣亦須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

朝章脩人事以回

天意期交盡乎脩弭之道用少裨於

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備咨到部轉行到臣伏思臣係掌禮之官負乘竊祿老疾廢事正致災之尤者除痛加脩省及具本陳情乞

恩退

休外茲謹竭千慮一得之愚條陳一綱五目之說雖空言獻曝無補于時亦臣區區犬馬之忠也蓋臣聞帝王臨天下之道其綱有一

其目有五綱者何敬天是也目者何愛民用賢納諫化俗慎刑是也蓋敬天為脩身之本愛民用賢納諫化俗慎刑乃善治之要身脩則體立治善則用行而帝王臨天下之道盡於此矣何者天生萬物而獨厚於人天生萬民而獨厚於聖人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知人君者乃天之子萬民之父母也其可不敬天平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欲善治者其可不愛民乎且天下非一民君不能以獨治則必求賢以代天工百司非一職人不能



以皆賢則必籲俊以尊上帝欲善治者其可不用賢乎然生民之有休戚由君德之有脩否民情之有好惡係政本之有得失不有直言敢諫之士則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矣故欲善治者不可以不納諫也夫賢才既用則生民日寧忠諫既行則民瘼日去民日寧而瘼日去則衣食必足奢僭必生非有法度以禁之則民不知畏非有禮讓以教之則民不知恥非有節儉以導之則民不知化故欲善治者不可以不化俗也俗既化矣然其間豈無未化者乎故唐虞之世比屋可

封尚慮有寇賊姦宄之類成康之際刑措不用猶懼有姦慝暴亂之人故帝舜得皋陶然後能成四方風動之休武王得蘇公然後有長我王國之效故欲善治者又不可以不慎刑也由是言之人君者必以敬天為本必以愛民用賢納諫化俗慎刑為要不能敬天則脩身非實行不能愛民用賢納諫化俗慎刑則善治皆虛文故臣必以是六者為不可以闕一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由天縱



敬與日躋

身無不脩治無不善又奚俟臣言為哉雖然日月照臨非不大也然幽暗之所必資一燈之光焉雨露潤澤非不廣也然亢燥之地必資一棹之力焉

皇上之明日月之明也臣言其猶燈乎

皇上之恩雨露之恩也臣言其猶棹乎伏望

皇上少垂

睿覽擇而行之則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一曰敬

天臣聞人君之職莫大乎敬天天者道化之所由

出禍福之所由司國祚短長之所由繫所謂

敬者非但燔柴祭告蒼壁圭瓚以其獻之也

非禱祠以徼福也非解禳以謝過也天雖在

上而實能鑒乎下焉天雖居高而實能聽乎

卑焉故典曰天敘禮曰天秩非人君可得而

偏也德曰天命罪曰天討非人君可得而專

也爵曰天職衆曰天民非人君可得而私也是

故典不可亂亂之則為褻天褻天非敬天也禮

不可瀆瀆之則為慢天慢天非敬天也賞必

有德則賞不僭使賞有或僭非所以敬天也

罰必有罪則罰不濫使罰有或濫非所以敬



天也天民必有恩以撫之使撫之非恩則祈  
天命之無本矣謂之敬天不可也天職必求  
賢以居之使建官非賢則保天命之無人矣  
謂之敬天不可也出入起居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必罔有不減使有一息之不欽一事  
之不减皆非所以敬天也其見於經有曰欽  
若昊天有曰欽崇天道有曰皇天無親克敬  
惟親有曰敬天之怒有曰敬天之渝有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非所以敬乎  
天也洪惟

朝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克當天眷

列聖相承以聰明睿知之德克享天心故殿曰

奉天所以敬天也門曰

承天所以敬天也仰惟

皇上嗣承大統以來得典庸禮不違乎天道賞善

罰惡動合乎天心建官惟賢左右惟人所以

共天職也減省刑罰寬恤賦斂所以撫天民

也禁止異端不汨乎天常占考星辰克謹乎

天戒恩及禽獸不暴殄乎天物其所以敬天

之道靡有加於此矣雖然敬天之道不在乎

佗惟能存此心而已蓋心者神明之舍館天



理之郭郭能敬以存心則能敬乎天矣由是  
以此敬愛民即虞書所謂罔弗百姓以從已  
之欲又曰安民則惠是已以此敬用賢即孔  
子所謂取人以身是已以此敬納諫即商書  
所謂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  
志必求諸非道是已以此敬化俗即子思所  
謂篤恭而天下平是已以此敬慎刑即虞書  
所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是已是則愛民  
也用賢也納諫也化俗也慎刑也何莫而非  
一敬中來耶臣願

皇上始終此心始終此敬深宮如是外廷如是荒

入出外買辦物件有司不許仍前指以均徭  
公用為由科歛銀兩罰取財物因而剋落入  
已司府州縣官員亦不許額外多食卑隸侵  
漁小民但有違者巡撫巡按官體訪叅奏拏  
問欽此欽遵臣有以知

皇上愛民之心真能同乎二帝三王

祖宗列聖之心矣敢不拜手稽首為天下賀乎雖

然近年以來東南之民恒困於歲辦西北之  
民恒疲於力役歲辦如油麻銅鐵鹽課軍需  
翎鰲皮張紙劄顏料藥材樟杉木料以及肥  
豬肥鵝等項難以枚舉况夫貪官猾吏培克



而多收豪舍姦民包攬而倍取有肥豬一口  
科銀三四兩者肥鵝一隻收錢數百文者他  
物稱是民出十一之賦而又有此額外之征  
雖欲不困不可得矣力役如牽船送扛擡轎  
拽車之類不可枚舉有齎公文一角而討車  
數兩者有帶軍冊一本而起船一隻者由是  
小民被役朝往而暮還月無虛日父回而子  
出戶無閑丁重者一二百斤遠者二三百里  
民當里甲之差而又有此分外之役雖欲不  
疲不可得矣至若清軍之擾尤為不堪一歲  
之間清軍御史布按府州等官往者繼過而

競乎

上帝

之曰臨可也大政如是細行如是翼翼乎昊

天之曰旦可也審若是將見由身而家則倫  
理篤而兄弟睦矣由家而國則禮樂備而法  
度章矣由國而天下則百姓安而四夷服矣  
治何往而不善哉二曰愛民臣聞之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蓋邦國之安危係生民之  
休戚而民誠不可以不愛也是故堯之不虐  
無告舜之食哉惟時禹之盡力溝洫湯之子  
惠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武王之若保赤子  
其愛民之心何如哉蓋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嗚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而民小之真曰  
見矣倉廩之穀粟民之所出也內帑之金帛  
民之所輸也器用之需飲食之奉民之所供  
也而民財之遺無幾矣洪惟

天朝

列聖相承惓惓以養民為務孳孳以周窮為先停  
徵之

詔常須卹刑之

恩屢布而愛民之心無有加於此矣

皇上嗣登大寶首頒

明詔有曰朝廷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今後不輕差

來者又續所拘親鄰佃戶迺年聖老人等大  
縣動以萬人小縣亦以千數其府縣官員每  
遇清軍一次慮恐有誤上司點閘預將前項  
該審人役拘留在官有經半月者有經十數  
日者春夏則妨其耕耘秋冬則奪其收穫民  
煩事擾莫此為甚是則歲辦也力役也清軍  
也三者皆民間之所苦也孟軻氏曰有布縷  
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  
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今民  
夏稅秋糧歲辦力役四者之征恒用其三不  
幸水旱凶荒宜其存者流離而死者相枕藉



也為今之計至愚以為歲辦之多固難悉免至如烏頭牽牛等藥治病素非所宜黃腰木狗等皮縫製亦非所急戶口收鈔人民罕見食鹽頽料解官祇是頻年脩造若此之類非止一端如象乞

勅該部計議將前項歲辦之物凡有不急用者壹切停徵其有必須用者仍

勅巡撫按等官逐一時估定價出榜曉諭敢有違法多收聽人包攬者許諸人訴告到官就便拏問如此則民財庶可省矣若夫民間力役固難悉免臣願買辦之使永如

明詔所諭不輕差人而民力之蘇已不啻五六矣他如南京歲進梨藕石榴菜薑等物今北土亦皆有之膳盒卓椅曆鼓之類而京師皆可分辦若此之類亦非一端如象乞

勅該部斟酌計議凡南京每歲

進貢物件有不急者合無量為停免今後內外各衙門除緊急公文外其餘公文非三角以上不許順帶兵部清軍文冊非五本以上不許順齎如此則車兩船隻亦稀而民力亦少蘇矣至若清軍一事雖曰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宣德以來遠者已經百有餘年



近者不下三四十載而正身之幸存者尠矣其子孫年深必多轉徙他鄉變易名籍而亦不可復識矣間有清出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而所擾之民實多以彼較此何補於事哉如蒙乞

勅

兵部轉行天下都司衛所衙門凡軍人逃亡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造冊清勾及行各處清軍御史出榜曉諭凡民間有願投入軍籍者即查審其人如果無礙許令於本處衛所註籍當差如此則民擾可除而軍伍亦易補矣三曰用賢臣聞賢才為

國家之利器如渡江河者必資舟楫帆檣之力如建宮室者必資棟梁榱桷之材誠不可一日而無也是故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亘古以來未聞有借才於異代者顧上之人所用何如耳苟或疎智混淆賢否並用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矣何者君子小人如玉如石不可以同礪焉如䟽如稗不可以同器焉如冰如炭不可以同處焉蓋此盛則彼衰彼進則此退有國者不可不辨之於早慎之於初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



一蓋謂也且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不賢而  
舍之乎必欲問諸左右殆恐有譽阿謗墨之  
欺必欲問諸國人亦恐有衆好衆惡之蔽况  
有司非一職庶府非一人必欲人人而問之  
事事而察之則日亦不暇給矣夫抵公而不  
私廉而不貪忠而不欺直而不阿篤實而不  
妄和厚而不同者君子也賢者也私而不公  
貪而不廉欺而不忠阿而不直狡詐而不誠  
驕慢而不和者小人也非賢者也雖然未易  
知也有深情而厚貌者難知也論篤而色莊  
者難知也先廉而後貪先貪而後廉者難知

也然果易不知乎蓋必有其要矣詩曰秉心  
宣猶考慎其相是知人君欲善其治者惟在  
於考擇慎其相而已今之

內閣吏部即古輔相之職輔相之職莫先於以  
人事君故

朝廷不患中外無賢惟患

內閣吏部之不得其人也

內閣吏部既得其人凡六部等衙門堂上官有

缺即令兩地各舉一人請

旨簡則而六部等衙門堂上官必得其人矣六部  
等衙門堂上官既得其人每歲令其各舉所



知一人移文吏部以備在外方面官之用而  
方面官必得其人矣方面官既得其人則表  
端影直而府州縣官必皆得人矣然所舉之  
人果稱其任其舉主宜蒙薦賢之賞如所舉  
之人不稱其任有貪貪酷罪者其舉主宜服  
連坐之刑如此將見薦賢皆公拔茅征吉而  
無為之治致之不難矣四曰納諫臣聞諫臣  
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君有失德則言之時  
有失政則言之臣下有姦邪者則言之小民  
之有怨咨者則言之或陳善以閉邪或獻可  
以替否或補過以拾遺忠讜日聞於上則膏

澤必下於民矣其有益於人國也豈不大哉  
古者唐虞三代盛時明良相逢都俞吁咈於  
一堂之上交相儆戒於無虞之時然猶恐善  
言之不盡聞也復置諫鼓立謗木使公卿列  
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百工執藝事以諫其  
所以如此者蓋君不自聖而有受諫之心臣  
不恃君之聖而忘進諫之道故舜好問而好  
察適言禹聞善言則拜成湯從諫弗咈武王  
受戒丹書皆聽言納諫之實也衛之武公年  
九十有五史稱其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  
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執御之



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及其終也謂之睿聖武公夫武公一國君耳然猶好諫如此况有天下者哉洪惟

天朝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備文武之德猶且好察  
通言無異於大舜喜聞善言有類於大禹以  
君臣同遊一語著於

天誥首編其愛賢好諫之誠固已卓冠百王矣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但先年以來臺諫暨諸司官  
員往往以直言為諱立仗不鳴括囊自愛間  
有犯顏納說蹇蹇匪躬之臣居高位者或擯  
棄而不用列庶職者或調降以示罰致使法  
家拂士扶持公道之言遂為顧門要路報復  
私讎之計如是而欲人人盡言不可得矣茲  
蓋伏遇

皇上天地其量日月其明將已擯棄者復起而柄  
用之調降者不次而陞擢之人皆知

皇上好諫之誠真無異於二帝三王

祖宗列聖之心矣由是言路漸開而嘉謨嘉猷日  
聞於

上太平之基端在於此矣但先年以言事調除者  
非止一人至今尚有未錄用者豈患其正直



不諱有不可用者乎古語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人臣惟患其不正直耳豈有正直而不可用乎夫正直之人既不可用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共與為理而欲天下之平得乎臣伏望

皇上鑒其忠義之心宥其狂妄之罪調降者復其前日之官亡故者加以贈謚之典繼自今有言之善者伏望

皇上褒嘉以美之必如漢文帝嘉納賈山之言可也有言之未善者伏望

皇上含弘以宥之必如唐太宗不罪皇甫德參可也如此而善言不聞膏澤不下

宗社有不安四夷有不服臣願甘欺誑不忠之罪雖屏死而無悔也五曰化俗臣聞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古諺云宮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宮中好高髻四方冠一尺蓋上以此感下以此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臣向見京師之人敝化奢麗往往以貲累相高甚而錦衣玉食僭擬於朝廷貝王金珠富侔於

宮禁臣原其故蓋因先年間內臣外戚由禮者



鮮勲貴世祿怙侈者多一飲讌間或費銀數百餘兩一婚喪事或用錢數千餘緡以故京師人民習於耳目之常成於濡染之久悅於心而力不足朶於頤而財不贍故妄思苟得恣為賭博以求之賭博不勝家道日貧遂為盜賊以取之

朝廷非無峻法以為禁也然禁之愈嚴而犯者益衆

朝廷非無禮制以為教也然教之愈至而僭者益廣然如此者何哉蓋所令反其所好故也臣竊思之堯之茅茨土階固難為矣而大禹

之克儉不可為乎商之治道尚質固難法矣而文王之卑服不可法乎漢文帝非唐虞之世矣然後宮所幸慎夫人者衣不曳地故當時海內富庶而有貫朽粟陳之效由文帝以倡之也唐太宗非三代之時矣然力行仁義務從儉約故當時斗米三錢而有外戶不閉之美由太宗以帥之也宋仁宗近代之君也臨御之日首禁奢麗見張貴妃以珠為飾輒戒諭之由是外市珠價數日頓減由仁宗以化之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躬行樸素不喜驕奢而又得

孝慈高皇后以助之於內是故無疆之大業垂億

萬載而不祓也臣伏觀列女傳所載

高皇后懿訓有曰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  
蕩心醜毒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  
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又曰奢侈之心  
易萌崇高之位難處大哉言乎真制治保邦  
之長策也仰惟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禮制章明法禁嚴肅貴近漸  
從於儉民俗頗返於淳矣但餘風未殄勢久  
必渝臣伏願

皇上遠取帝王之法近體

祖宗之心於凡服食器用之有奢淫者務屏斥之  
必如周書所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可也於臣  
下貢獻之有奇異者務禁止之必如周書所  
謂不貴異物賤用物可也由是

躬行以為先篤守而不怠則近而內臣外戚得於  
觀感者必皆是遵而是行矣大而勲貴世祿  
得於儀刑者必皆是則而是儆矣將見由家  
而國由國而天下人心不期化而自化民俗  
不期淳而自淳矣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臣請以為



今日獻六曰慎刑臣惟刑罰不可不慎而刑官不可不擇蓋刑官不擇則刑罰不中致使生者含冤死者抱屈而怨憤之氣發聞惟腥由是雨暘不時星變地震不一災異之來未必不由此也故古者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匹夫抱憤六月飛霜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下有此感則上有此應斷斷乎不可誣也洪範咎徵類由人事所感孰謂災異之來而不由於怨氣之所致耶況今天下奏報災異非止一處其間所致固非一端要之刑官非人刑罰不中而怨憤之氣所感居多也何則刑官不得其人非屈于威必誘于利輕重隨手出入任情或誣是為非或倒曲為直而嚴刑峻法之下果何罪而不承哉雖兩京每歲霜降之後後府部六科官員遵奉

欽

依會審其所審者止是絞斬凌遲重囚其徒流

以下罪囚並無審錄亦往往有因考訊而致死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曰殺人以疑與刃有以異乎夫以無辜之人被殺則其然憤當何如耶如家嗣今以往凡

朝廷除授刑官俱之照依推舉方面官員事例內而刑部諸司外而按察司官每歲乞



勅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從公各舉所知內而八品以上外而七品以上官一員必求廉明仁恕如令之于公盛吉歐陽觀徐有功其人方許移官吏部奏

請銓除其兩京見任刑官果有貪酷不才之徒在京乞

勅錦衣衛責令行事人員務要用心體訪開報南

京乞  
勅科道官員從實體訪奏

間降調黜罰其在外按察司貪酷官員乞  
勅巡撫巡按官指實參奏提問如此庶幾

意可回災異可弭

亦社可安而太平基業可垂億萬載而不拔矣臣  
民幸甚天下幸甚臣芻蕘狂瞽瀆冒

聰臣無任昧死待罪之至具本順差辦事官盧  
林親齎謹具

奏

伏候

旨



南京禮部尚書臣童軒謹

奏為乞

致仕事臣見年七十一歲近嘗具本陳乞歸出  
猥蒙

恩喻留辦事但臣老境日迫原患痰氣寒濕病  
證舉作無時非惟供職之難抑且妨賢之久  
如蒙伏望

月憐念老母之力疲於駕輅病狐之首急於正  
丘將臣照例放歸田里以終餘年臣不勝感  
戴

上天之至具本順差辦事官

親齋謹具



聞伏候

勅旨

上天生才豈曰無意惟公挺生才行兩具公也  
夙成器識明粹暨能典謁學日以肆始薦于鄉  
聲聞聿著再捷春闈臚傳

丹陛官拜翰林出入禁署侍讀

經帷預編

國史學海詞瀾橫溢奔注迺陟司成教育多士  
有德有造髦俊有譽肆佐天官尋總

國計歲久賢勞諸難歷試迪簡

明廷太宰晉位考績惟公士論攸萃方期入相

秉均作礪年甫七旬盈滿是懼累疏乞骸輒厘

諭謂中女六倚毗昨復具詞懇陳避位



工橫腰

天不慙遺奄然長逝有司上

尺當守曲  
咸備富貴崇高文章鳴世茲焉易貴得正而斃  
矧有賢郎金紫交翥長登岳伯仲居武衛奕葉  
冠纓繩繩弗替其等內交叨後末契昨者什博  
篤悼隕涕茲潔一觴百里望酌再拜陳詞庶申  
文誼尚

饗

石樂齋



